

在教室內的兩性關係：建構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

倪紹強 阮衛華

引言

香港是一個講求男女平等的地方。長久以來，不同社會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女性常處於不利的位置。論者謂：香港在亞洲地區之中，女性地位已相當高（甚至是最高），也不亞於先進的歐美國家。而教育的作用能發展一己的潛能。學校教育也幾乎是絕大部份人的必經階段，影響廣泛而深遠，也是改良和推動社會的工具，照理可縮減社會上的不平等，使女性地位得以提升。然而，有不少學者認為香港社會的大氣候仍未達至真正的男女平等；而小氣候的學校以至教室裏的情形，男生仍往往處於有利而主導的位置。本文嘗試以外國及本港的相關研究，以及作者自身的教學實踐和研究發現，探視教室內兩性關係的具體現況。又試圖因應相關之現象，建議一些或可較公平的教學方法，以引發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香港教育的現況：兩性未盡平等

自一九七八年開始，香港政府逐步推行九年的普及、免費及強迫教育。至一九八一年起，六至十五歲的青少年，不分性別，都可以入學校讀書。與此同時，政府還調撥資源，擴充了高中的資助學位，更多人就能夠完成中學的求學期望。有不少研究均指出，九年免費教育的措施，主要的獲益者是女學生。而女性的處境和地位，也因著教育之逐漸普及，而不斷提高。有人甚至宣稱，本港的教育制度已不存在歧視的問題，原因是中小學的教育基本上是向所有合

乎年齡的人士提供，而高等教育的機會亦不分性別，公平開放，一視同仁，顯然不存在優待男生或歧視女生的現象。

事實上，從數量方面而言，女性的就學機會，大抵可以與男性等量齊觀。自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後，從未入學及只得小學程度的女性人數銳減，而初中至大專各級的女性人數卻不斷增加。時至今日，在多間大學就讀的學生之中，男女比例已大致相約。所以在「帳面上」，兩性在教育機會的層面上，已達致「公平」的地步。

然而，在這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背後，有人仍指出，存在著不公平的地方，特別是體現在修讀學科上的差異。在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之中，都有男生偏於理科而女生偏於文科的傾向。應考的科目當然也就會影響到日後進修的課程科目。而不同的學科選擇，自然就會帶來不同的進修機會、職業出路，以及薪酬待遇和社會地位等。有學者認為較多男生選取的理科，於投考大專院校時會有較佳的機會，可以四通八達；而較多女生選取的文科，則受到較多的局限。而在大學的學科領域上，較「吃香」的建築、醫科、工程等科目歷來都是男多於女；男性在這些專項的壟斷情況似乎並沒有隨時代而變更。故此，雖然更多女性有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機會，也為她們帶來工作職位，然而仍難說是與男性達至完全平等。

在升學意欲之態度上，兩性也有差異。有研究指出男生比女生有較強的升學意欲；男孩子並且更努力尋求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根據陸鴻基（1989）之發現，在公開試中，年紀較大的考生都以男性為多，顯示有較多的男生會作重考，或是為了要進入大專而作多番嘗試。另一方面，在修讀高級學位的情況之中，資料也顯示男研究生要比女研究生為多。兩性在獲取更高學業成就的期盼上，也是有所差異，男性往往更著意去攀上於教育領域中較高之位置。其

實，在這些現象背後，有認為這是與一般父母對兒子的升學有較大的期望和支持有關。而男孩子也自覺是「男兒當自強」，要發憤向上。根據 蔡寶瓊(Choi, 1995)的研究發現，儘管香港的父母普遍寄望子女達成自己的教育抱負和能有較佳的生計，可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仍然有所差別，一般父母對兒子有較高的期望。筆者(Yuen & Ngai, 2000) 的研究也發現，一般在職的教師及受訓中的準教師都以頗為傳統的角度理解男女性別角色。其中男性才是他們心目中的經濟支柱，需要更高的學業成就及辦事能力。

此外，教育界的結構，以男性佔據較多高級職位、行政和領導性的崗位，也為女性主義者所不滿。在香港，教育界為女性主要從事的行業其中一項，且人數眾多。惟現實是：教授各級程度的教師比率中，愈高程度和薪酬待遇的，就愈多男性的份兒。男性任主任和校長的機會，似乎又比女性的高。這還是反映出男主女輔的觀念，在教育界也一樣存在。這或許會延續和強化既定的兩性關係，並且鞏固了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和規範，對學生起著負面的作用。這方面的情況，與西方世界的現象，也是沒有兩樣的。

在學校課程與課外活動的編排上，似乎也加強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定型。香港大部份的中、小學都屬於男女校，但是學校的課程及活動的編排，卻往往隔離了男女學生。舉例而言，許多學校的上堂時間表中，編排了男學生修讀設計與工藝科；同時間，女學生便是上家政科了。上體育課時，男生可參與較劇烈的足球活動，而女生卻安排去打較「斯文」的球類活動。如此的區分及組織當然會限制著學生的選擇和潛能發展，性別角色定型便漸次強化了（吳俊雄，1993）。

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主要依據。尤其是香港的教師工作繁忙，長久以來不會自行研製太多的自用教材，而十分倚重教科書。所以學生幾乎每天都使用

課本，它的潛移默化作用，不難想像。然而，不少外國學者認為；教科書往往有較重的性別主義傾向；女性彷彿在教科書中是隱形的。她們或只是當較低下的工作。在教科書中，女性都是卑微、缺乏智能和創造力的（吳俊雄，1993）。在香港研究教科書的性別角色的，要數區潔珍（1993）和陸鴻基、游黎麗玲（1988）的研究了。兩者均指出課本在描述男女角色時，都有重男輕女的印象，並未能如實而公正地反映女性在社會的應有地位。

課室裏男女的地位 ---- 男生主導

兩性在課室裏的地位，根據一些外國研究所得，也是男生優於女生。男學生往往處於主導位置。存在於社會上的兩性權力關係，似乎也是一樣地展現在課室之中，並有強化之勢。有學者謂：課室的世界是男性中心的，女生往往處於邊緣化及被貶抑的位置。依據 Spender（1982）的研究指出，男生往往是各類交往活動的中心人物，有較多的發言機會，常常佔據著主導的位置；反之，女生卻是較安靜和服從的一群。又由於男生一般較活躍或頑皮，老師便需要花上較多的時間於他們身上；女生便相對地被受忽略。久而久之，不少女學生或會發展出少發問及少參與的性向。更有其他的研究指出，在男女校之中，男生乃一般被容許去操控和領導女生的，而老師也會默許此現象。有研究更指出，有男生會對女同學甚至是女教師加以騷擾（吳俊雄，1993）。

本文作者（Ngai, 1995）曾於一九九五年到一所位於觀塘區的津貼小學進行男女性別社會化之研究。其情況或與香港其他的男女校小學相約，另課室裏的互動關係，情況與外國的一些研究發現，也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從多次的課堂觀察中，筆者真的發現老師們花於男同學身上的時間，要比女同學的多。老師也多向男同學提問問題。在課堂上，女同學的確表現得更安靜及合作。或許

是這原因，老師要專注於提起男同學之興趣，使他們也合作起來。老師們本身或許並不發覺自己會不自覺地多關注男學生，而相對地忽略了女學生。有趣的是，對比於年資/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而言，初入行的新老師倒對學生有較為「公平」的看待，這也是觀察其對學生的提問與其他互動的項目而得來的印象。似乎經驗愈深之老師，自身的一些成見或會愈深。然而，在課堂上，筆者未見有男生太過主導或壟斷課室之情況，更遑論有男生騷擾女生之情形。控制大局的，仍然是課堂的老師！這裡未見有一些外國研究所揭示的誇張現象。

至於在正規課室以外所進行的體育課，自是有很多分組活動的機會。從所觀察的兩節體育課中，分組時一般是男女組成一組而與其他組別比賽。不會是全組是男生或女生，因為根據老師所說，這樣水準會較為平均。然而，在容許自由組合時，男女生多會選擇同性別為同一組的。此外，筆者發覺老師往往在進行示範時，找男生出來先做一次；在課堂的結束時，也是主要找一些男生收拾需用物品。似乎男生也處較重要之位置 (Ngai, 1995)。

本文作者(Yuen, 1994) 在研究準中學教師的課堂教學時，也發現教師普遍都以男生為課室的中心，在選取同學回答提問及活動安排上，多以男生為對象。此外，在教師的課題闡述過程中，男性的名字也出現較多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教師也以此為合理的安排，以配合男性較聰明、主動的特性。此外，教師也有把自己的性別信念帶入教學內容之中，如在教授《木蘭詞》時，一位準教師便說木蘭“對鏡貼花黃”是自然不過的，皆因女性都是極愛美的。

教師與學生的交往 ---- 性別成見

在與學生的交往過程中，外國有不少研究均指出，老師或會於不自覺的情形下，流露其性別成見。老師們對性別角色的雙重標準，對其學生的觀念與

行爲，有著頗重要的影響。不少教師的性別成見或會鼓勵了男強女弱、男主女輔的關係。根據 Delamont (1980) 之研究所得，教師常有性別成見的言行，例如暗示男學生和女學生的成年生活將會有所不同，認為男孩子的學術能力會比女孩子高，多會繼續其學業並有較大成就，女孩子則沒有這份冒進的能耐。有其他研究則指出，老師常常會引導學生建立合乎他/她們性別期望的行爲；老師往往也會給予男同學較多之關注；而在上課時，也較著意引起男同學之興趣；老師們甚至較難記起女同學之名字。最“經典”之例子，莫過於 Kelly (1985) 之發現，就是當實驗室被男同學弄到一團糟後，女同學卻被期望做事後收拾清潔的工夫（吳俊雄，1993）。

作者 (Ngai, 1995) 曾於研究中訪問了十多位的小學老師及該校校長，發現他們普遍存在牢固的性別定型觀念。受訪的老師一般都相信男生較女生有更佳的潛質，縱使校內的考試成績中，女生還稍微佔優。男生被認為會在學業上將有更好的成就。根據該校的校長（女士）所說：女生的成績若佳的話，只是努力之故，論潛質卻尤在男生之下。老師們會形容女生合作而表現良好，男生則較頑皮。有趣的是，受訪者也普遍認為女孩子要乖是理所當然的，並且指出若有女生表現反叛，她們所構成的麻煩定必倍增，也就是罪加一等。在與學生日常接觸方面，老師們坦言個別晤見學生的時間不多。然而，一般而言，男生會較多約見女教師，而女生則較多去找男教師。基於女教師在校佔絕大多數，總體而言，老師還是多關注男學生。從個別老師分享的個案中，有較多的女教師願意花上額外的時間（在正規課堂時間以外/工餘時間）和資源去輔導一些在學習上、情緒上或家庭中遇見困難的同學，而這些絕大多數是男生。此外，老師們普遍甚為不接受男生有「姐姐型」的女性傾向，但若是女生表現較「男仔頭」、「豪邁」，他們卻覺得無傷大雅。老師們實在有一套十分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的定型觀念。這與筆者 (Yuen & Ngai, 2000) 對教師作出的性別觀念調查所得的結果大致相約。

黃世忻 (Wong, 1995)在一所男女校中學進行研究，發現在教室中的性別分隔方面，教師對男女生採取雙重標準，並以女生作為訓導男生的手段，強調女生的專心、順從和自律，卻給予男生更大自主性和容忍他們的壞行為。教師甚至開性別的玩笑來控制男生。教師也把更多的關注投向男生，對男生作不同的提問和回應，卻忽略了女生，結果強化了女生的順從性、被動、內向、沉默和邊際地位。至於體育課也是把男女生分隔開來教授。而課外及閒暇活動方面，也各自形成以性別為分野的群體和交往模式，並鞏固了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謝均才，1998)。

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之建構

建構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要注意一些基本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和生活化與及加強互動性、開放式和具有反思和創意的學習經驗。具體的教學法建構如下：

重視教育基本原則和教學創新

人是生而平等的，男女學生縱有先天而來的性向差異，學校實在應該身先士卒重視教學理念的創新，鼓吹男女平等，並著力去建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平教學法則。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人員，應該身體力行的支持兩性平等的觀念，掃除根深蒂固，而又卻是謬種流傳、習非成是的性別偏見和謬誤。而教學人員和行政人員本身先要有所啓蒙和頓悟，才能讓學生正視建立兩性平等機制之必要。

以學生為本和加強課程的學習經驗

在學校裏，可鼓勵兩性學生多參與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活動，如女同學也可以參加足球比賽等活動。有些活動若全然由單一性別所“專有”，往往會造成性別定型，倒對學生的成長沒有益處。這並不表示要每項活動都要有男女學生的等量參與，以追求帳面上的平等。我們鼓勵的是打破傳統的性別分隔，使學生更能發揮一己的所長，並且有均衡的發展。

在所修讀的學科上，可鼓勵兩性學生修讀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學科，如女同學可以修讀設計與工藝科，男同學則可以修讀家政科。事實上，這兩個學科在傳統上的分隔是不合理的。男女學生一樣需要學習家居的常識和烹飪的技巧；同樣，有些女孩子是相當喜歡木工和金工操作的。若容讓不同性別的同學能夠因應其不同的興趣來選擇科目，而不是簡單化的以性別定型為依歸，學生們可能會更喜歡學習。進一步來說，學校當局宜打破現制度下的性別科目分流。若能依照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均衡的學習領域之研讀，則無論男女同學均可以在發展上得益。

在學習經驗的提供上需加強課程統整，要避免性別隔離的活動方式，而要鼓勵男女學生有平等、正常而健康的社交接觸。我們相信男女同學若有更多健康的社交接觸，實在會對男女學生的性別發展很有幫助。在一些較落後的地區中，男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平等，男女兩性處處是隔離的，彷彿有些地方是女性不能到達的，以突顯出男性較優越的地位。雖然香港沒有此種現象，我們仍希望男女學生都有充分參與不同學習經驗的機會，愉快而具效能的學習，並且盡展所長。

反思和改善個人教學策略

首先，在教職員的態度及操守方面，要相信並奉行男女平等之原則。教師和學校的行政人員，要監察著自己日常的行徑、用語與習慣，看看自己對學生有沒有不自覺地流露出性別定型化之傾向。教師在日常的教學中，要將有關性別定型化及兩性平等的觀念與學生一起討論。當教授內容牽涉舊社會的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時，教師宜提醒學生性別角色會隨時代發展而變化，以免學生誤以舊社會的角度來理解現代的男女關係。若教師本身不能建立良好的榜樣，也很難期望其他人有好的表現吧。

在課堂活動的安排上，要讓兩性均有發展領導才能之機會。教師應該鼓勵不同能力、性別之同學相互合作，取長補短。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迷信某些才能是某一性別所獨有。組織課堂活動時，宜儘量鼓勵男女生之間的合作。避免性別隔離的運作方式，例如以單一性別來組合學生，或是在課室某角落撥給全男生或全女生作活動。

在使用教學材料方面，應該使用沒有性別主義成份之教材。若是不可能的話，則要指出資料中有關性別偏見之處；鼓勵學生能具批判性地審視材料中有性別定型化之地方。每當使用視聽教學媒體教學時，也要用沒有帶著性別偏見色彩之材料。教師可以和同學一起討論及分析有性別定型化的教學內容。在日常的教學中，不同宗教、年齡、能力及社經地位之女性的貢獻與成就，應在學科中正確反映，不應加以矮化或貶低。

在學習評估方面，要檢討評核之方式會否對某性別有偏私之嫌。有些評核的方式，可能會對男學生或者女學生較為有利，而造成不公平的現象。一般相信，女孩子在語文能力方面都有優勢，而男孩子在數理及空間觀念上則佔優。

若能採用多種的形式來評估學生的學業表現，不但能達到性別平等，也更能使學生發揮其長處見圖一。

圖一：一套公平的課程及教學法之建構

基本原則	人是生而平等的，學校應該身先士卒，鼓吹男女平等。
課程、學習經驗的提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鼓勵兩性學生多參與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活動，打破傳統的性別分隔。 • 可鼓勵兩性學生修讀傳統以來為異性所壟斷的學科，打破現制度下的性別科目分流。 • 要鼓勵男女學生有平等、正常而健康的社交接觸。
教學策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教職員的態度及操守: 要監察著自己的行徑、用語與習慣; 與學生一起討論兩性平等的觀念。 • 課堂活動的安排: 要讓兩性均有發展領導才能之機會。 • 使用教學材料: 使用沒有性別主義成份之教材; 鼓勵學生能具批判性地審視材料中有性別定型化之地方。 • 學習評估: 要檢討評核之方式會否對某性別有偏私之嫌。採用多種的形式來評估學生之功課。

結語

當我們從新聞報道中得知，在阿富汗的回教塔利班政權仍透過種種施政，剝削和歧視其本國的婦女，我們會覺得今時今日在香港婦女實在與她們有天壤之別。事實上，香港女性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其中普及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元素。然而，我們仍意會到在不同的領域層次裏，仍未達到公平的境界。於一九九六年十月，《消除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引入香港。公約敦促締約國執行公約所載的各項原則，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除了教育的領域外，於就業與晉升、經濟及社會生活，以至政治和公共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地方。公約的第十條：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入學機會的量化方面，我們會說男女之間已是很公平了；然而，從質素方面(不論宏觀與微

觀)，女生或許仍較男生略為吃虧。筆者主張要先從教室裏入手，建構一套公平的教學法，讓男女生都得到老師的等量關注，而老師本身更要掃除傳統的性別成見，使到男生女生均得到更健康的成長。至於其他較寬闊的周邊範圍，例如教科書的性別角色、學校課程的編排等，也是從事教育的專業人員所要努力之方向。而整體社會的大氣候，也就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範疇了。

參考資料

謝均才(1998)。《教育機會差異在香港: 現狀和研究議題評述》。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

吳俊雄等(1993)。《香港婦女檔案》。香港: 新婦女協進會。

陸鴻基、游黎麗玲(1988)。《香港初中中史科和社會科課本裏的性別角色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

陸鴻基(1989)。〈香港大專教育的性別差異〉。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主辦。

區潔珍(1993)。《香港小學課本裏的性別角色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Choi, P.K. (1995). Education. In S.K. Lau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3* (pp.171-20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Delamont, S. (1980). *Sex roles and the schools*. London: Methuen.

Kelly, A. (1985).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e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2), 133-54.

McCormick, T. M. (1994). *Creating the nonsexist classroo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gai, S. K. (1995). *Gender and schooling: A study of gender role socialization in a Primary School*. Unpublished ME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ender, D. (1982). *Invisible women: The schooling scandal*.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Wong, S.Y. (1995).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 The case of Tuen Mun school girls*.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en, W.W. (1994). *An inquiry into the need for gender education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at Hong Kong's Colleges of Education*. Unpublished ME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en, W. W., & Ngai, S. K. (2000). *Hong Kong: A cultural reflective study on teachers' gender cognition and teaching*.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